

中 左

——土耳其的一种政治思想

〔土耳其〕比伦特·埃杰维特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中 左

——土耳其的一种政治思想

〔土耳其〕比伦特·埃杰维特 著

徐 鵬 译

吴 克 明 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北京

Bülent Ecevit

ORTANIN SOLU

TEKİN YAYINEVİ, 1974 (Kasım)

根据土耳其特金出版社 1974 年土耳其文版译出

内部发行

ZHŌNG ZUǒ

中 左

——土耳其的一种政治思想

〔土耳其〕比伦特·埃杰维特 著

徐 鹏 译 吴克明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358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82 千

印数 4,000 册

印张 3 1/2

定价: 0.51 元



作者肖像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比伦特·埃杰维特，一九二五年生于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教授，母亲是画家。一九四四年他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罗伯特学院文学系，尔后，进入安卡拉大学文史地理系专攻英国语言文学。一九四六年在土耳其驻伦敦的新闻处任职，同时在伦敦大学业余攻读梵文和艺术史。一九五〇年回国从事新闻工作，在共和人民党的机关报《民族报》先后任评论员、翻译和编辑部主任等职。一九五三年加入执政的共和人民党。一九五七年在美哈佛大学研究社会心理学、中东问题和奥斯曼史，同年当选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众议员。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在三届伊诺组内阁中任劳工部长。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连任两届共和人民党总书记，一九七二年起任该党主席。一九七四、一九七七、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曾三度出任总理。一九八〇年九月土耳其军队接管政权后，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埃杰维特辞去共和人民党主席职务。一九八一年十月，土耳其一切政党均被取缔，埃杰维特被政府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十年。

埃杰维特崇尚社会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出任共和人民党总书记后，他致力于以“中左”理论改革该党，对内主张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扩大思想、言论和新闻自由；对外强调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支持土耳其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中，但力求有更多的独立性。他所领导的共和人民党曾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埃杰维特曾多次出席该国际的会议。

埃杰维特不仅是土耳其当代著名的政治家，而且有较强的文

学素养，其译著有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飞鸟集》和英国诗人艾略特的剧本《鸡尾酒会》；政治学术著作有《中左》、《这种制度必须改革》、《阿塔土尔克和革命》等。

《中左》一书写于一九六六年。作者在书中系统论述了其倡导的“中左”路线，集中反映了作者独特的政治主张。这种“中左”思想在土耳其有着广泛影响，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也别具一格。我们译出该书，希望能对我国广大读者了解、研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有所裨益。

一九八三年六月

目 录

前言	1
第四版前言	2
第五版前言	3
引言	5
第一章 扇面图	9
第二章 处于各种左的压力之下的土耳其	23
第三章 为什么要民主?	29
第四章 为什么要社会民主?	36
第五章 我们民主传统的不足之处	43
第六章 民主、正直和革命性	51
第七章 基本原则	77
第八章 原则的运用	86

前 言

本书不是什么学术性著作。

它是一本阐述和说明一种人生观以及由这种人生观所决定的政治态度的书。

本书试图根据这种观念和态度来评论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分析土耳其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系统的解决办法。

本书还研究了在土耳其率先采取这种观念和态度的政党——共和人民党——的状况、立场、任务和责任。

* * *

有些同志对于本书就这种观念和态度形成某些看法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有些同志读过或者听过本书的某些段落，甚至提过意见，从而使我得到了启发，在此一并申谢。

但同时我要诚恳地说明，本书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比伦特·埃杰维特

一九六六年

第四版前言

本书第一版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

从那以后共和人民党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左运动克服了一切障碍，在党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和人民党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再次显示了它自我革新的能力。

从这方面来说，书中有关党内争论的部分应该作为我们政治历史上已经过去的一幕来看。

比伦特·埃杰维特

一九六八年

第五版前言

读过我一九六八年写的第四版前言的人也许 would 认为当时我是过分乐观了。那时候我说过：“中左运动克服了一切障碍，在党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嗣后党内几乎就在同一个问题上又爆发了一场新的斗争。

当时我说过：“书中有关党内争论的部分应作为我们政治历史上已经过去的一幕来看。”然而，我称之为“已经过去的”争论，后来却以更猛烈的方式再次发生。

但尽管如此，我却并不认为我的乐观有什么过份之处。共和人民党内新的运动是如此的强大，以致只是到了民主陷于停顿的时候，这种运动才会遇到人为的新的障碍，党内争论才会重新爆发。更重要的是，尽管是一个民主陷于停顿的时期，^①而且是在那些想要阻止党内革新的人利用这种过渡性政府提供的机会，在政府中也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时期，重新挑起了这种争论并给党内的革新运动制造了新的障碍，但党内的争论仍然是以衷心拥护中左人生观的人得到了彻底胜利而告终。这样，在自本书写成之日起直到现在的几年内，这种新的运动就成功地经受了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我一九六六年写的《中左》这本书里，我曾说过，共和人民党“走上了正轨”，六年之后，共和人民党内的某些人却提出了“使共和人民党回到原来的轨道”这一口号进行对抗。但结果呢？……他

^① 指一九七一年军队发表“三·一二”备忘录强迫德米雷尔政府下台后以军队为后盾的超党派政府执政时期。——译注

们在人民和党组织的力量和决心面前完全失败了，共和人民党比以前更加扎实有力地走上了新的轨道。

比伦特·埃杰维特

一九七三年

引 言

一个人要是能够使自己的思想摆脱束缚，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同时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才能受到相应的教育，那他必定可以有所成就。

要是有一种国家和社会制度，它不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达到那样的成就，那这种制度就是不人道的。

要是有一种国家和社会制度，它使某些人有机会达到那样的成就，而对另一些人则不提供这种机会，那这种制度就既不人道，也不公正。

* * *

如果走进一家农村的咖啡馆，你会遇到一些目不识丁的农民，但他们议论起国家大事来却比许多知识分子还要深刻……，如果去参加一次工人集会，你会遇到一些并没有进过学校的工人，但他们却能以惊人的理解力品评学者们的著述……，随便走进路边的一家小饭馆，也许你会在一幅出自油漆匠之手的壁画里，看到一个未能自成一体的、半途而废的、没有成名的大艺术家的笔法……。

面对这种情况，你的第一个反应也许会是惊叹不已：“我国有多么好的农民、多么好的工人、多么好的民间艺人啊！”

如果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知道即使在那些非常发达的社会里，也难以如此经常地碰到能够这样进行议论或品评的农民或者工人；他也知道，在那里几乎没有一个油漆匠能创作如此象样的壁画。那末他就会对我们本国的社会状况感到诧异：“既然我们无知无识的老百姓比他们的老百姓还强，那我们为什么还这么落后

呢？”

其实，这里既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那些由于他们在农村咖啡馆里的议论、工人集会上的讲话、路边小饭馆里的壁画而使你感到惊奇的人们，如果处在更加发达的——而且在社会公正方面也更为先进的——社会里，也许就会以一位大学者、一位国务活动家或者一位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你的面前。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他就有机会根据他们的爱好和才能受到教育和培养。

中左的性质

如果为了他们本人，也为了整个社会和人类，你能对这种得不到机会的现象提出异议，并认为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弊病，而且为了消除种种不公平和不正常现象——它会造成上述弊病——而产生这样的动机和要求（即要做点什么）的话，那就是说，你是一个中左人士。

* * *

如果有一个本应在那里做功课或者玩耍的孩子——这对孩子来说同做作业一样需要——但现在却背着一个比他的身体还大的箱子，挨家挨户叫喊着“擦皮鞋”，而你对他的痛苦比他本人感受还要深的话；或者，尽管宪法规定大家都应该免费接受初等教育，但有的孩子为一家生计所迫，在上小学的年纪，就不得不辍学务劳；孩子肩上的背篓里，负担着连许多大人都难以承担的生活重担，从而在童年时代，就注定了自己这一生都达不到作为“人”可能达到的水平。对于这样一个当苦力的儿童，如果你能比他本人更能体会他的贫困滋味的話，而且如果你能感到自己有责任使他们的身体摆脱沉重的负担、使他们的个性摆脱枷锁的话，那就意味着你是一个中左式的人士。

如果你往你的炉子里每加一铲煤，都会体会到煤矿工人的痛苦——他们由于在地面上没有田地或者田地不够，而在深达数百米的地面底下为了只够富人在一顿饭后给小费的那点工钱而拼命苦干，而且只有很少人能活到拿退休金的年龄——而且即使他们不投你的票，你也认为减少他们的痛苦，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线光明，并使他们能过上象人一样的生活而尽力，这便是你应尽的义务，那就说明，你是一个中左人士。

* * *

有些人想以从事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来履行这种情感和愿望加在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义务。

上述这类工作是令人尊敬的，而且确有需要，因此是有益的。然而真正应该做的是：消除这种需要本身，使那些人不再需要慈善机构的关心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由于它出自于人道的感情，因此是一种高贵的举动。但真正应该做的却是：建立起一种无需社会救济的社会保险和社会公正制度。

怜悯是那些富于感情的、善良的、能为别人着想的人们常会产生的一种情感。

但真正应该做的是：在一个社会中，不要造成任何从社会角度足以触发怜悯感情的人。

慈善事业，社会救济，怜悯……这些都是高贵的行为。但对那些你想加以拯救和提高的人来说，真正值得尊敬的行动，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痛苦、烦恼和贫困的行动，是实现一种使他们不再需要此类救济、关注和个人怜悯的社会制度。

中 左 政 策

就是说，当中左式的人们把他们内心的人道感情和人道意识

变成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而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时候，这种政策便是中左政策。

这种政策的一个确定无疑的原则，是使人们的思想不受压制。

因为压制人的思维能力——这是人最大的能力，它使人之所以成为人——这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和背叛，也是对人的个性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和提高了的最大障碍。

中左的人是自由的人。

中左的人是将自己的自由用来造福人类和提高人类的人。

中左的人是在全体人类的荣誉和幸福之中，寻求自身荣誉和幸福的人。

中左政策就是要造就这样的人。

第一章 扇面图

中左和共和人民党

共和人民党在参加一九六五年众议院选举时宣布自己是“中左”政党，这引起了一些争论和波动。

有人问：难道共和人民党要改变自己的性质和目标？

有人编了“中间偏左，左的中间”这种绕口令来搞乱人们的思想；还有人则用“中左中左，通向莫斯科”这种挖苦话来唤起人们心中的疑虑。

大选以后，也有人说：“共和人民党由于宣布自己是‘中左’政党，选举才遭到了失败。”

其实，一个公开宣称要实行土改而使大土地占有者害怕的政党，一个准备搞税收改革而使那些对随便偷税漏税习以为常的岁入颇丰的人感到窘迫不安的政党，一个主张工人享有全部民主权利而使那些认为剥削工人是当然权利的人很不舒服的政党，一个为了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和尊严开始修改某些外交政策而使许多大国担忧的政党，一个支持民族石油事业而使超级跨国石油公司恼怒不堪的政党，即使它不说自己是“中左”而是“中右”，其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实际上，在最近这次选举中，对共和人民党的反对，是由于这个政党准备实行改革，并采取社会公正措施而产生的。而这些改革和措施，使那些一贯盘剥人民或国家的人感到不安。

共和国成立之初实行的革命，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的

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世界观。但那些革命并未触及任何阶层的物质利益——靠宗教和宫廷获取物质利益的人除外。例如，实行帽子革命^①时，卖土耳其圆顶帽^②的商人，可以改为经营文明帽而维持生计。但一九四五年共和人民党着手第一次土改试验时，甚至共和人民党内的某些革命分子也大喊大叫起来，因为这一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物质利益。有些民主党的创建者，原来在共和人民党内就是土改的反对者^③。

一九六一年以后，共和人民党开始实行将动摇国内外各阶层物质利益的改革和变动，这必然会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对，不管共和人民党说不说自己是“中左”，这种反对都会出现。

共和人民党只是在一九六五年的政治气氛中，才以“中左”的词句光明正大地、公开地描述了自己在参加选举的六个政党中所处的位置。

在作这种描述时，共和人民党使用了一个术语，这一术语在政党民主制度中，是用来说明党派扇面图中最符合该党纲领和立场的那部分的。

这一术语来自某些西方议会，在那里，从议长的角度看，保守派坐在右边，而要求社会实行某些改革的派别则坐在左边。

在当代的许多议会里，即使坐法不一样，但对党派扇面图的部分，都是按从右到左的次序下定义的。这已成了各种民主制度的普遍性传统做法。

但在一个“民主”(demokrat)变成了“草原铁马”(demirkırat)，

① 一九二五年由凯末尔倡导的摒弃土耳其圆顶帽，提倡戴西式帽的运动。——译注

② 一种顶上有冠缨的圆柱形帽子。——译注

③ 民主党是由共和人民分裂出来的曼德列斯、拜亚尔等人于一九四六年组建的政党。——译注